

大地往事

山野菜图书馆田野调查记录

曹保明



在一次吉林省农耕文化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我们来到了辉南县辉发城镇的农民周成家中。周成是该村农耕图书馆的创始人，他在村里办了一个山野菜图书馆。这个山野菜图书馆是在省蔬菜花卉科学研究所孙策院长和村落文化专家王立夫的帮助策划下，又经过院落、室内等区域的升级改造最终形成的。这也是我省第一家农耕山野菜图书馆。

经过和周成的接触，我觉得他有以下几个特征：

周成是一个非常具有学习心的新型农民，喜欢读书和收藏书。他用自己的微薄之力，搜集了大量的古籍和文献，主要是民间的知识读物。另外，这个图书馆有两本“镇馆之宝”，一本是1952年10月由志愿军后勤部卫生班所编著的《野菜与营养》读本，已有70年历史了；另一本是日本植物学专家阿部要治编写的《满洲汉药性状的运用》（日文1928年版）的原始记录文本。

我们决定以农耕文化当山野菜文献的搜集为主题对他进行全面采访。我们采访队的成员有来自吉林省农科院和吉林大学的专家，还有辉南当地的一些专家学者等。在开座谈会的时候，我们主要是倾听他对山野菜这类图书的搜集感受、过程以及文化认识。

其实，在东北农耕文化遗产的田野调查中，从野菜去认识农耕，以往还没有先例。当我们打算请周成谈一谈野菜和生活的关系时，他憨厚地笑了，“这有什么好谈的……”

接着，他突然说出一句话：“从前在我们地区当中，给牲口拌料的时候，主要是拌苞米面和苞米秆粉碎之后混在一起的饲料喂马。可是马却在吃的时候，用嘴把苞米面撒出来，只吃苞米秆草料，也就是接苞米的那个草秆，把黄糊糊的苞米面子都剩下在槽子里……”

大伙被说乐了。我却觉得眼前一亮，它不是可有可无，它是点睛之笔啊。我急忙说：“大家都坐下……”我兴奋地告诉大家，一个采访的珍贵原点出现了！“什么原点？”大家惊奇地望着我。我说：“就是老黑哥（周成的外号）说的‘吃草时马用嘴把苞米面子撒出去……’”开始，大家以各种表情注视着我，有的不解、有的吃惊、有的疑惑、有的迷茫。我马上阐释这句话的作用和意义，大家又重新坐了下来，跟着我的分析，兴奋地走进了采访记忆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之中。

为什么许多人一开始并没有注意他说的话？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在追踪农村文化口述史（包括各种口述史）当中，没有做好“文化发现”的思想准备。文化发现，指田野调查者要时刻高度关注讲述人的情绪、语言、动作、表情，甚至声音的大小、变化、眼神等等。在这个时候，讲述人时常会透露出许多重要的文化要素，即是讲述者文化要素的“丰富期”。

文化要素的丰富期，往往是在文化发生地产生。因为这时，不管听者如何，讲述者自己已完全沉浸在他的思维中，他的每一个表达，都是有来历的，这就是文化的在场感。人在文化的在场中，每一项表达都极具价值和意义。越是突如其来的一句话，我们定要追查为什么，哪怕传承人自己也没有完全认知。

“马能用嘴把苞米面撒出来，不吃苞米面却吃苞米秆？”

根据我这些年的田野调查和对传承人的追踪，我觉得，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挖掘、记录与传承人对话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环节。

我立刻以专题的形式开始了和周成的对话。这样一个问题给我的第一个启示是，为什么马不吃苞米面，却喜欢吃苞米秆？在对话访谈的时候，由于我和他详细地阐述这个问题，于是就涉及了东北山区农作物苞米在历史上的来历。他从吉林省考古文化，从明代海西女真《辉发城的考古》中找到了文字文献。

苞米最早来自农耕比较发达的辽西地区。据《辽东志》（辽海丛书）载，当年长白山建州女真从辽东海西女真那里引进了苞米等农作物到长白山的建州女真，在《辽东志》中也记载了大量出土的农作物，包括了明代，这种农作物有“九种”是保留在《辽东志》当中的，其中有粟、黍、稗、大豆、高粱、燕麦、大麦、荞麦、豇豆等。说明这些农作物在早期就已经来到了长白山区的松花江、辉发河流域的女真古族中。

粮食作物在辉发河流域的长白山女真、辉发女真的生活中被普遍应用了，为什么马却不吃苞米面而愿意吃苞米秆？据老黑哥（周成）讲，这种苞米面是人认为它有营养，可是马却认为不如苞米秆有营养，所以马用嘴把苞米面撒出来，却吃了秆儿、秆儿料，其实就是一种野生的菜草。

辉发女真古生活中曾记载的菜草在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就这样被凸显出来。经过太阳光的充分照射，江河、山川、大地的丰润与孕育，菜草已是长白山野生植物的天地精华，它对动物来说是有价值和存在意义的。

在我的一再追问下，老黑哥还讲述了在生活中，当地的牛、马、羊、猪、狗，还有包括野生动物的熊、鹿、豹子、兔子等，都普遍有这种习惯。也就是说，菜草作为农耕文化的代表，它属于一种自然的、含有充足水分的新鲜饲料，而苞米面虽为粮食，但是它经过丰收后的加工、贮存，早已变成了陈粮，只有秆儿是新鲜的，是大自然带给生命的地道饲料，所以动物喜欢吃新鲜的饲料。

周成还讲到《明英宗实录》也记载了海西等处女真的生活习俗。女真人愿以马易牛，也就说在那个时期，牛、马是当地人非常熟悉的一种动物，它和人们在农耕生活中的关系非常靠近，生活习性也易被人观察。另外，在马的食物结构中，俄罗斯学者也认为考古挖掘出的大量数据表明了女真生活习俗和习惯的真实性与鲜活。

海西女真的生活习俗，恰恰表明了包括菜草在内的大量野生植物和家种粮食、蔬菜的干壳往往比主粮本身更加重要。其实动物也在筛选着自然和人的生存选择，包括主人所给予它的食料当中的养分。这就把长白山区久远的野菜价值体现出来了，而由周成的一句话，让我们更加深入地走进了生活，走进了田野，走进了文化，走进了遗产。

田野调查主要是走进人的记忆，而人的记忆往往是跳动的、活跃的、丰富和变化无穷的，这就要求田野调查要高度集中精力，细心倾听对方的讲述，努力捕捉对方在文化发生地的任何细小表述。不要轻易放弃、丢掉、忽略任何要素，有时还需要多次反复追寻，因为它可能稍纵即逝。

乡土地理

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缚住了病魔。在今年盛春时节，我踏上游西河河岸，在这片隶属科尔沁草原沙带的风魔岭，寻找逝去的童年。我不禁为眼前的景致欣然惊叹，昔日狼藉突兀的风魔岭，犹如镶嵌在大草原边沿上的一颗璀璨明珠，熠熠生辉。当车子穿行在密林深处，好似一叶扁舟，悠然浮沉在绿海中。一排排鹊巢擦车掠过，山鸡野兔像有意挑逗似的在车前奔突。车子停稳，山岗上那巍峨矗

山岭换新颜

程少青

野。大风过后，风魔岭的脊背上，留下蜘蛛网般的风痕，凝固的沙浪，又好似登临风魔岭的台阶。

在风和日朗的天气里，我常约童伴们到风魔岭览胜拾趣，打沙仗、培燕窝、开展游击战。就连野兔也偶尔和我们角逐沙岭，直到被我们追得落荒而逃。每临大风天气，风魔岭一反常态，露出原形，像一头暴虐的狂狮，怒吼呼啸，横冲直撞，直搅得天昏地暗。一缕缕风沙，似一把无情的鞭子，抽打着黄土地……

逝水流年，曾饱经风魔沙患的人们，

立的瞭望塔扶摇云端，扶栏拾级而上，休憩在塔端的瞭望台。凭栏眺远，记忆中的戈壁已是一片绿洲，风魔岭统辖的跑风岗子、信风坨子，如今已淹没在碧海深渊。自然生态的变迁，给故乡的经济建设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车子掠过滚滚碧波，辞去童年的洪荒故道。凭窗回眸，那巍峨的瞭望塔像威武的巨人，日夜镇守在旧日的风魔岭、如今的林海蓝天。植树造林、安居乐业，住在这里的世世代代，也必将一起保护这一方的苍翠，守护这充满生机的人世间。

小时候，我家住在吉林市江北一处叫作“密哈站”的地方。很多年后，我才知道密哈站是清代吉林驿站的总站，而这个曾经的东北地区交通枢纽，打从我记事起就是这个城市的边郊。每逢周末，我们全家人能想到的活动，就是坐着12路公交车去市里的姥姥家。市里的车多，楼房也多，去市里必经一座桥，那个桥叫龙潭桥，桥下是松花江。

我对松花江的认知，在童年时代就是房子南面的一大片玩水的地方，因为总被老师和家长警告，所以也很少靠近。

小学三四年级的暑假，突然有一天，三姨带我去她住在临江门的婆婆家，那是我第一次沿着松花江边骑车。路两边都是很大的树，两侧的树冠在空中交叠到一起，形成了林荫大道。阳光洒下来，照着斑驳的路面和浩浩荡荡骑车的人们，时而江风吹过，清爽不燥。那个瞬间，我才惊讶地发现，原来市里有这么漂亮的沿江路。路堤下的江水滔滔而过，阳光下江风飒飒，这些就成了我对松花江畔多年的印记。

一天沿江穿梭，清晨4点沿江跑步的少年考到了另一个城市读书。2000年，我回到吉林市工作，惊讶地发现，那条童年骑行的绿荫大道成倍地拓宽了。松江中路上铺上了彩色石砖，南侧的外挑部分呈高架桥式向江心延伸，2.5公里长的景观路上有十几处特色景点，游人可逐级而下亲近江水，昔日的沿江路突然有了华丽蜕变。一天晚上，我约从上海回来的同学到松江中路，他惊讶地说：“这不比上海外滩差啊！”直到两年后，我去了上海才知道，2000年的夏天，他没骗我。

江水滚滚东流，沿岸四季分明。春柳、夏花、秋叶、冬雪，沿江大道上时而看得见江雾升腾，到了冬天，则变成了一条条雾凇大道，那奇观是整个城市的特色与骄傲。

渐渐没有了穿梭的自行车大军，阳光依然穿透大树的枝叶照着路面，一辆辆汽车飞驰而过，沿江的路也越来越热闹起来。2004年松江东路上的江湾大桥通车，2009年吉林乌拉大型山水实景灯光演绎公园建成，2017年松江西路在温德河整治工程中建起了温德

城里的松花江

王新亮



两三年后，姥姥家从桃源路的平房搬进了临江门的楼房。上初中的我，经常自己坐着12路车到终点，再到1路车到临江门，而这一带的松花江则成了我们一群小伙伴的水上乐园。三五米高的江堤，总能找到一处跳下去的地方，捞鱼、摸虾、游泳。

我还遇到过水蛭钻进腿里，小伙伴说要用拖鞋底使劲拍打，果然皮肤拍青红了，水蛭就出来了。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临江游园，从早上4点多开始就有人沿江跑步，到了六七点钟，跳舞的大喇叭响起，打牌的大爷、聊天的大妈聚集在一起。我曾随三姨在江边卖过烤苞米，不到晚上10点半，这江边的人群都不愿散去。

12路和1路公交车依然咣咣当地

地公园，松江中路上连年的“松花江之夏”“松花江金秋”广场文化活动总是歌声飘荡在松花江上。

如今，沿江而上的阿什哈达摩崖成了吉林市冬季雾凇最好的观赏区；滨江西路31万平方米的滨江公园被吉林市民骄傲地称为“吉林小三亚”；今年秋天，一座新的跨松花江大桥——红旗大桥正式施工，这里将是中心城区通往南部新城的一条核心通道；几十年前偏僻的平房区密哈站早已高楼林立；附近松花江上的长白岛随着生态环境和水质的不断改善，每年有数千只候鸟来越冬……整个城市沿江而居的人们，越来越多地走近这条江，穿城而过的松花江也越来越成了这个城市的魂。

前些日子的中午，我和同事沿着亲水木栈道走到了三道码头，循着“过江3元”的喇叭声就买票上了船，穿江登岸，又是一处临江游园。掐着上班的时间乘船而回，一个午休的时间就完成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游江行。

一江水滋养了一城人；一城人呵护了一江水。如今的松花江畔，沿岸花木丛生，满城江物水清，白日有竹筏过江的武士，夜晚有临江驻唱的歌手，沿江骑行的少年，耳畔有了太多的歌声与喧闹。

“松花江，江水清，夜来雨过春涛生……”300多年前康熙东巡过的松花江畔，岁月成碑，诗已成歌。

沱沱 摄

有干不完的话儿，父亲也是。

算起来也有休息的时候，夏季挂锄封犁，是人和马休息的一段时日。父亲没事就牵着他的马去田间地头找稗草丰茂的地方，马儿吃草，人蹲在地上抽烟，早烟呛人的辣味把叮咬马儿的蚊虫熏跑。肥美的水稗草是马儿最爱的美食，枣红马低着头贪婪地嚼着，绿汁水都从嘴角淌出来了。枣红马吃得得意了，突突地打两个响鼻儿，长长的马尾甩来甩去。父亲放马回来，总不忘割一丝袋子青草，我们姐弟四人也争着为马割草，看着枣红马吃着亲手为它准备的夜宵，心里美滋滋的。

岁月静静流淌，无声无息却无所不能。强壮的父亲，强壮的枣红马在时光里慢慢变得不再强壮，枣红马的脚步不再轻松，父亲的马鞭也甩得不再响亮。

在枣红马奔走的四蹄里，我们姐弟四人渐渐长大了。忙着读书求学，大学毕业后又忙着工作、结婚、带娃，一年到头也回不了几趟娘家。现在，竟记不得枣红马最后去了哪里。连同枣红马一起消失的还有木推车、曲辕犁、石碾子。春天的田野里，看不到牛拉马耕的景象，取而代之的是“突突突”吼着的各种机器。秋天也看不见马了，大型收割机和农用拖拉机是农民的新型农具。

记得上次回老家，父亲的新家什着实令我惊讶了。吃过早饭，与父亲闲聊。父亲喝了点酒，心情大好，对我说：“看，我在屋里就能放水浇园子。”家里的菜园很大，水井在菜园中央，井底下了水泵，拉上电闸就可以放水。以前一定要走到水井跟前推上电闸，现在，父亲就站在屋里，对着园子里的电闸一按遥控器，水管里就流出水来。父亲得意地告诉我，牛圈里安了摄像头，在屋里就可以看到老牛吃草，关键是冬天不用半夜哆哆嗦嗦起来看牛下犊儿了，躺在炕头就能看着。我赞叹父亲比我时尚，他乐呵呵地说：“这屯子养牛的牛圈里都安了摄像头。”是呀，农村安上了有线网，不仅能看有线电视，还带来如此多便利，父亲怎能不高兴？“赶上好时候喽，当了一辈子农民，晚年也体验一把新农民的幸福。”

年过古稀的父亲不说话了，蹲在地上抽烟，烟雾笼罩着父亲。烟雾散开的瞬间，我看见父亲沉思的脸。父亲一定是想他的枣红马了。

远去的红马

胡香文

偶然间，在故乡的原野上，看见一匹白马正甩着尾巴吃草，感到格外亲切，又有些陌生。那些与马相处的前尘往事倏然浮现在脑海里。

我6岁那年，一匹枣红马走进了我家的院子，从此成为我家的一员。

父亲对待这匹马十分上心。靠东厢仓房南，父亲为枣红马接了个单间儿，进门没几天，枣红马就住上了新房。一家人没事就到马厩门前看马。这是一匹标准的枣红马，黑鬃黑尾，一身枣红色短毛，身材中等，不算高大。小弟伸出小手胆怏怏地想摸摸枣红马，枣红马漂亮的大眼睛看着小弟，似乎告诉他：“不用怕，摸摸吧。”小弟如愿以偿，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奶奶用慈爱的目光看着枣红马，说：“这马得加料，要不来年春天干不动活儿啊。”这是自然，宁可人吃不饱，也要让马吃好。

春节过后，棉衣棉鞋还没脱，春耕生产就热火朝天地准备起来，枣红马上阵了。父亲套上马车，一车一车往田里送粪。枣红马奋蹄拉车，身上热气腾腾。父亲举起磨得亮晶晶的沉重的大犋，将冻着冰碴的粪堆刨散，一犋一犋装进车厢，装满车，父亲一抬屁股，坐到车前左侧的驾位上，然后，高高举起红鞭，用力在空中一甩，竹条凝成的鞭杆顺势一弯，皮鞭梢儿在空中发出一声悦耳的脆响，带着回音儿，父亲吆喝一声：“驾！”枣红马就四蹄蹬开，迈步向前。枣红马先稳稳走了几步，然后就小跑着颠了起来，不紧不慢的小碎步，沉稳而有力。马屁股圆滚滚的，有节奏地在父亲眼前一扭一摆。看着马屁股滚出来的粪球，父亲丝毫不嫌，目光里还露出一丝轻松感。

那时候，人和马都有力气，家里的农活儿从来没耽误过，枣红马成了父亲最忠诚的伙伴。春耕时节，父亲每晚都要起来给枣红马加一遍草料，“马无夜草不肥”，有了夜草，枣红马膘肥体壮，干起活来虎虎生威。

春耕、夏耘、秋收、冬天送公粮，哪一样不是枣红马唱主角？枣红马的工具很多，第一样便是双轮木质推车，每次套车时，父亲指挥枣红马退到车辕里，声音极尽柔和。枣红马能听懂父亲的每一个口令，父亲的鞭子也不过是口令而已，很少落在马身上。曲辕犁是枣红马的第二样工具，石头碾子是第三样。枣红马春天拉车送粪，春夏间拉犁耕地，秋天拉车收获、拉石碾脱粒，冬天还要拉车送粮。枣红马一年四季



我们这疙瘩